

杜 衡 之
京 西 湖

中國詩藝社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序

我在西湖之濱一住十年，我愛西湖甚於愛我的故鄉，她就是我的選擇的故鄉。

我朝夕與她相見，她實在給了我許多詩的靈感，我早就想寫一篇關於她的長長的詩，來報答她待我的恩情。至少在五六年前，我與母校那錢塘江畔的美麗大學幾個同學創辦「菓蒔社」時，就有寫這麼一篇詩的心。不知怎的，我年來，我雖是每日忙碌着舞動那支禿筆，對於這樁詩債却未曾償付一個字。

這次，我是去年八月八日離開西湖的。

從「七七」起，北地烽火雖已瀰漫了一個月，西湖究竟還是靜悄悄的。我却因為是某個空軍集團的一分子，不得不走。所以在揚子江中鼓輪西上，看無情的江水悄然東去，我惘然地唸着：我要歸去！我爲什麼要走，走又走得這麼早，呵，太早！偏偏江水又是這麼污濁，船是在泥濘裏費力地向前拖，此與西湖划子在碧清的湖面上蕩漾，閉着眼睛來比比，眼淚就從眼角湧出。

到漢口，「八一三」的抗戰序幕拉開，我的情緒又不同了。我再不能想像西湖的清悠無媚，我也再不去追憶自己在湖的懷抱裏的那一串甜蜜的光陰，我無問題。我知道從上海到杭州僅僅是三四小時的火車行程，我該怕了。

之後，國軍在上海的英勇戰，天天有令人歡躍的消息傳來，政府並任命一位軍人爲浙省主府，這才使我心境稍稍舒展開來，我也就有心來欣賞三峽的風光與川滇道上的景色。幾十節邊，來到昆明。氣候仍與春天一樣，整日是豔麗的陽光。而且這個高原城市，氣味也頗偉大，夠人一暢胸懷。可是，報紙上的記載究竟與這一切不同，我感覺到壓迫，常常透不過氣來。一個炸彈落在西湖邊，壓迫了我；滬杭路被敵人截斷，壓迫了我；乍浦登陸，更壓迫了我。

這樣，我的情緒一熱一冷，一鬆一緊，「哀西湖」的靈魂就產生了。這個靈魂的產生，自然侵蝕了我的生命力的大半，我就在國軍放棄大上海的那一天，昏迷在白病的病榻上。

西瀾淪陷的那一天，我仍是躺在病牀裏。我並不悲哀，也不能悲哀，因爲我那時的生命直像是風前抖動的枯葉。不過，我那時就默自禱告：如果還有健康的明天，我一定要寫

成這篇「哀西瀾」。

現在「哀西瀾」是寫成了。

這一千行的長詩是我的血，是我的生命的割裂。它是我的夏娃，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有亞當的喜悅。而且，在它出版之日，就是我对這神聖的全民族戰爭貢獻了一個勞作品，我是何等的欣歡呵！

在欣歡裏，我還有深重的愧疚，就是我這個勞作品太薄薄了。它能為抗戰盡力的也太有限了。

雖然我是對抗戰盡最大的努力，要寫一篇有血肉有靈魂的詩。在今年五月五日開始寫這篇詩的時候，也曾立下頗為高大的目標，不料六月六日初稿寫成之後，從頭到尾讀了一遍，才知道自己的希望竟在自己手中打破了。當然，這樣一千行的長詩，竟用一個月的時間寫成，我不但太粗率，而且太大胆了。於是，繼續地，修改它，修改的程度可說是重寫，一直到七月二十五日的今天方才完稿，不過我仍感到並未收復那打破了的希望。

老實說，我對現在的我，也不能再希望寫成任何較好的詩，我祇有繼續地努力，努力

讀，努力寫，也許在某一個時期，我能有比較滿意的禮物來贈給我親愛的同胞吧！

對於這篇詩的批評如何，我現在不能猜知；我却可以把自己寫作的態度稍微說一下：

第一，新詩歌的格律始終是在一個「各自為政」的時期。一個新詩人，一方面要寫詩，另一方面還要創造一種格律。我們的祖宗比我們舒服，他們祇須在一定數目的格子裏填字，呵，太舒服了。格律就是詩歌的形式的規定，大概可以分爲字句與音韻兩方面。字句方面，現在的詩有像豆腐乾那麼一塊一塊的（每行字數一樣的形式，有的却是長短句，有秩序地或無秩序地。一種是有整齊謹嚴的美，一種是有自由活潑的美。不過，我認爲是種形式都祇適於短短的（幾行乃至幾十行）的詩歌，尤其是抒情詩。至於以敘事爲主的長詩是以完整爲美，長短句太鬆懈，豆腐乾太呆板，而且拉長了像機器上的皮帶，醜極！所以我在一「哀西湖」上是採取字數相差不大（不超過四個字）的長短句，並且每二十行組成一首，有可以獨立的内容與一個腳韻。

音韻方面，自從朗誦運動湧起以後，大家都已十分注意，這是很好的現象。在英文詩

裏，音韻可以分做韻素（rhyme）音節（stress）與押韻（rhyme）三部分，是非常嚴格的。在長篇的史詩或劇詩裏，大都採取不押韻的「無韻詩體」（Blank Verse），可是節奏與音節仍是保持着的。中國的舊詩也是除了押韻之外，還有字裏行間的音韻上的考究（如律詩中所謂八病）。新詩却還沒有這種考究，大概祇有押韻而已。我在這篇詩裏，每行本身字音的調和，間行押韻，這兩行的字音也求其跟韻腳調和這個嘗試並未滿意是由於我對於音的科學智識太差了。我希望專門學者能根據科學的實驗，來給新詩歌立下美妙的韻律。

第二，我是出生在北平的，而且在北平住了十五年。因此我接受「國語」的程度很大的，而且對於各地的方言有着天性的憎惡。但是，我並不因此就捨棄了事物的批判性。國語不是絕對的可愛，方言不是絕對的可惡。

可是，我始終認為詩的語言應該是國語，用國語寫成的詩歌才能流行全國。因為中國各地方（蒙藏除外），國語的話雖未普遍，國語的文却早已普遍了。所以，紅樓夢西遊記流行於每一個小市鎮，九尾龜却祇能在蘇州上海一帶立足。如果我用青田話（我的原籍）

來寫一首詩，那只好讓它爲青田人的御用品，別處的人休想看慣。

至於認爲國語是智識階級的，是腐敗的；方言是大衆的，是革命的。這種說法近來很盛，我可渺茫得很。我認爲文字語言的本身是淨白的，一定寫文章以後，才着了各種的色彩。誰又能說西遊記不深入大衆？蘇腔的九尾龜才是文人玩花弄月的消閑品。

我這篇詩是用國語寫的，雖然其中一二段稍稍夾入滬杭土白，祇是爲了增加些趣味，正如菜肴裏放些味精，不足爲全詩之病。

這裏，我還要說幾句硬話。地方應該統一於國家，方言應該統一於國語。如何使國家能統一，使政府能統治全國每一個人，這是政治家的責任；如何使語文能統一，使國語能普及全國每一個人，這是文學家的責任。中國的新文學若是不能幫助推行國語，就是沒有盡了這時代所賦予文學的責任，文學家應該慚愧。何況，方言的作品，一來因爲詞不夠，字不夠，二來因爲讀者有限，也就磨折了作品的生命，磨折了文學家的生命。

等三，我深深感覺着，我們的新詩歌太重雕琢，爲了美而失去了真。其實詞藻美的究不及實景的美之可貴。華文華新 (Xinshiwa) 的詩，是大自然的讚美詩。我們讀他的詩

就好像深入了一個美夢，夢的邊緣排滿琳瑯可愛的物件。譬如他的「水仙花」(33)。「(34)」，文字非常淺近，修辭也很平鋪，可是這位大詩人啓示我們的卻是美——自然的美。

近來也許因為抗戰的詩太多，題詞逐漸平淡，於是，堆砌字眼的病就深起來。這是最不祥的現象。中國詩歌決不能這樣。所以我這篇詩裏面力避鋪瀟之累，時時刻刻提心吊胆，要使自己不被修辭學吞噬。

上面三段話，不免牽涉到詩歌的理論上去，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我認爲新歌的基礎太脆弱了，需要理論，建設性的理論。詩人除了寫詩之外，要創造格律，要發揮理論，還要做些批判「友詩」的工作。所以中國的新詩人是最勞苦的，也惟有這樣的勞苦，才能建設中國的新詩壇。

我自己要努力，我對於我們的新詩人更有熱烈的願望。

從五四運動到九一八可說是小說與戲劇的時期；九一八以後，人人感到苦悶、憤激，於是冷嘲熱諷的小品文盛極一時。現在，在這抗戰期間消極的小品文不時貌了。小說是以報告文學爲主，戲劇是以街頭戲劇爲主，宣傳的意味比藝術的氣質多。所以我認爲現在是

詩歌的時期了。

戰爭是詩歌的最大題材，古來多少優秀的詩歌都是讚美戰爭的英雄，或敘述戰爭的事蹟的。尤其是鉅大的史詩，十之八九離不了戰爭。敘述希臘民族進攻特魯哀（Troj）的戰爭的是荷馬的伊利亞德（Iliad），敘述波斯英雄羅斯頓與他的兒子索哈拉布的事蹟的是安諾爾德（Arnold）的父子英雄（Sahrab and Rustum），敘述拿破崙戰爭的是哈代（Hardy）的統治者（Druids）。此外所謂「民族史詩」（National Epic）更百分之百的是戰爭的敘事詩。

世界的大詩人當戰爭的時候，當祖國被暴敵侵凌的時候，當大英雄用血肉來創造民族的新生命的時候，一定熱血沸騰到了極點，有的吟出震撼萬千年感動萬千人的壯烈的聲音，有的竟投筆從軍，實現了最高理想：生命就是詩，詩就是生命。

中國是詩之國，歷代的大詩人，他們的豐盛的情感，他們的雄厚的想像，都與世界的大詩人並儕無愧。但是，時至今日，新詩歌的生命却是何等脆弱，黯暗！爲什麼呢？我不相信我們祖宗的血沒有滲入我們這代人的心房，更不相信什麼氣數已盡的話；我祇相信二十年來國運都爲羣小播弄，詩人太傷心了，所以不能有偉大的創作。

好了，現在是全民的抗戰，是真正的民族戰爭，是四萬萬人爭自由求生存的一個大集團的鬥爭。我們的詩人還能沉默嗎？這能頹廢嗎？我一顆小小的心靈，爲我們的詩人慶賀，這是多麼燦爛的詩歌的時代到了！我這篇詩算不了什麼，我期待着親愛的朋友們有幾部偉大的史詩在這時候孕育，在最後勝利的那一天產出。

（廿七年七月廿五日於昆明）

壽贈

張望兄肉

哀西湖

從南國掀起的國共革命的巨流呵，

把我渺小的身體，幼稚的靈魂，沖進你的懷裏。

乍見一道道碧綠的湖波，一重重環繞的山影，

我驚奇，我歌頌，我佔有了這一新的天地；

摘下了破帽子，敞開了舊衣衫，脫去積藏

旅途塵土的鞋與襪，吸取幾口新鮮空氣。

我與你相見才三日，彼此袒露一切所有，

傾吐一切心曲，就成了摯愛的知己。

雨過天青花紅草綠的時候，我倚着山脚，

我愛慕你少女的抓住我眼睛的美麗；

波影微動萬籟俱靜的月夜，我放舟湖中，

我與你一樣，懷着一腔熱血，渴望着

光明的新生命，民族的新生命，早早降臨大地。

在我心坎深處，這時，有一道不息的川流，

儘浮載着一串沉重又沉重的回憶：

x x x

那像長蟲似的蜿蜒在湖邊的長堤與岸沿呵，

竟托着無底的藝人幽思嘆息的詩心。

先說湖濱公園，他的一邊繁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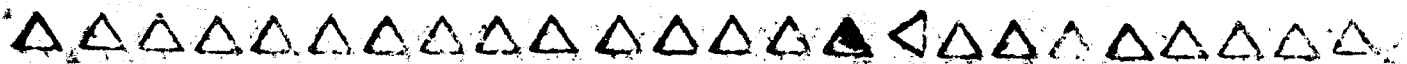
紅紅綠綠的霓虹燈色，川流不息的都市氣息；

那一邊呵，却是無際的湖波，遙遠的山腳，

是這人間一片最清靜的最穆美的園地。

儘管公園裏的遊人高領短袴不三不四，

輕薄的男女在僻暗的角隅恣情地嬉戲；



我全當做沒有看見，更也沒有聽見，

我倚着臨湖的鐵欄干細嚼遠處的綺麗。

要不然就揀個夜深人靜濃饑輕寒的時候，

祇剩下三兩顆燈光點綴大地的寥寂。

坐在那吐着黑霧的樹蔭下的靠椅，

觀看滿天的繁星密集，沒有明月的夜夕。

那一片廣大的湖面，那一帶高矮的山頭，

也披上了一件黑衣，手足眼睛全被封閉。

祇露出身子的輪廓，舒展着，蹲伏着，

靜悄悄地沒有聲息，諦聽我的嗚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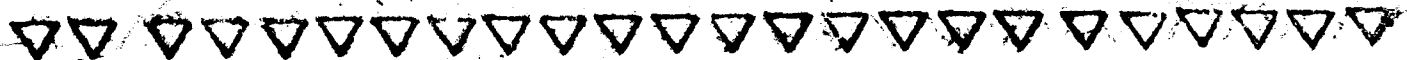
這時清風徐徐吹拂着我的面龐胸膈，

那麼輕微，那麼小心，似是催動我的詩意。

x

x

x



呵，這是公園裏竟是這等的淒切，充滿了
深秋的憂鬱，樹枝兒沙沙的是啜泣。

有什麼傷心事不可告人？我已望見

你平波的湖水在淚眼裏深深嘆息。

你是張開慈愛的懷，同情我的悲哀，

還是懷想那迢遞的家鄉，爲了自己？

我知道你小小的年紀，脆弱的心靈，

在這烽火連年寇騎縱橫的國度裏，

已經創傷斑斑，帶着許多悲慘遭遇，

再不能恢復當年的歡喜，那天真的歡喜。

你十分的姿色曾爲滿洲皇帝看中，

使你清白之身傾瀉了胡虜的臭氣——

咸同間的兵燹〔註一〕湖上遭受一蓬火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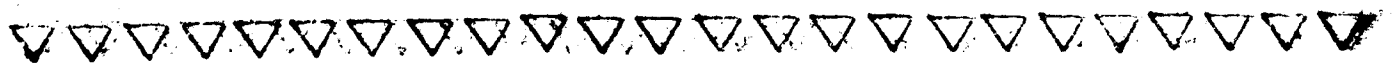
你又燒脫了鬚眉精光了身子祇剩奄奄一息。
近年來你雖然更生了健壯恢復了元氣，
一座座的紅瓦綠牆光滑地板又把你來踩踢。
湖呵，我同情你，我要向着你懇懇勸說：
「我們要割棄了已往，要拉長了希冀；
何況你青山綠水的壽數沒有限量，
等待吧，等待那快要到來的燦爛的世紀」。

x

x

x

白堤是湖濱公園的沿長，不相同的祇是
這更充滿了詩意，更顯示了幽靜。
兩旁楊柳婀娜多姿，旖旎地隨着那春風
播送無限的輕鬆，無限的新鮮，潤我心神。
下雨飛雪的日子那光景更覺得有趣，



我像是已經登上了天界，回頭一看
墮落在下流的熱烘烘的人間煉獄。

x x x

堤堤又是白堤的沿長，可是燦爛的

黃金時代已經隨着帝王一同消逝。

「春曉」「烟柳」「註二」那一片的風光都過去了，

如今是粗笨的桑樹代替了輕柔的柳枝。

「花港觀魚」「註三」的御碑亭破落陳舊，祇剩

三兩條金魚兒在泥水裏喘息，嘆氣。

不過對岸那楊公堤「註四」的命運更不幸，

橋斷路破，整個身子在田野裏消失，

人們嘴邊還唸着名字，眼前却變了模樣，

誰知在這小小天地竟也見到滄桑生死。



可是，這個宇宙間的常理，悲哀有什麼用？
我們還是來讚美吧，蘇堤的新樣子：

堤邊沿的樹枝半個身子浸在水中，

堤岸上的兩旁又生長了一些新枝；

從樹枝中間望水上月影，在波光裏

還有黑簇簇的影子帶來小小船隻；

掠開了銀色的雲層，駛過了光亮的浪紋，

望前面遠處的一蓬火是繁華都市；

可是，轉過頭去，背後對岸有一縷烟，

濃濃瀰漫在田野上，是鄉村景緻。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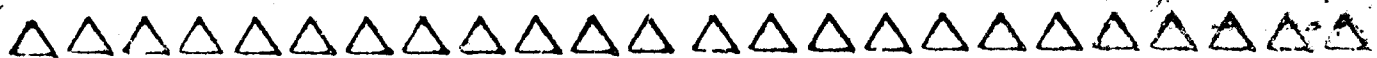
x

x

我在湖上逍遙的時候，我極目矚望，

一個二個三個四個，四個小小的島。





一個是湖心亭，這島上無可戀，不過

樹木幾枝，陋舍一所，不過「湖心平眺」。**【註五】**

一個是阮公墩，島上沒有房屋，是個

未開闢的野地，四周圍着怪樹荒草。

惟有三潭印月，石橋朱欄，亭閣錯列，

無論什麼時節，總是人舟團團環繞。

島上並有一處是無際的濃蔭綠竹，

可說是鬧中的靜處，這裏塵飛不到。

左近的水面上露出三個石塔，可以看見

清晰可數的魚羣在塔旁聚攏歡躍。

呵，這個情景仍不及夜晚來得動人，

當銅盆似的月亮高照在湖面的靜悄。

塔影一個個投向柔波的懷裏，伏貼，偎依，





柔波也向塔影撫摸，擁抱，頻頻微笑。

湖面上更有一道滾滾的金色的光芒。

愉快地爲沉靜了的塔影與柔波照耀。

這時若有小舟打他們中間輕輕駛過，

陡然間與神妙奇景接觸，賽過飄飄雲霄。

x

x

x

末了，來到孤山這繁華的小島，他有

西冷橋錦帶橋博覽會橋，使袖頭一身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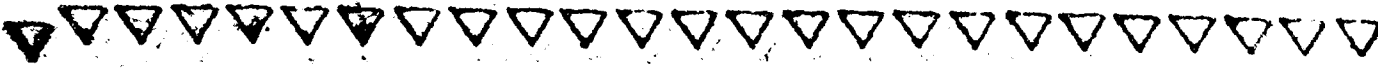
都與大陸連接，於是他不孤另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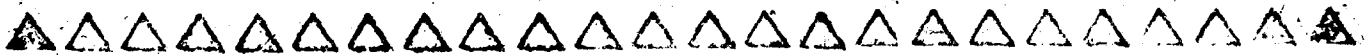
無分日夜，不斷地有車馬在他四周圍繞。

雖是地方不大，在山頂在山脚却擠滿了

景勝，一灣一坡，都能使人駐足使人叫好。

翠巖秋月蓮水秀綺樓台，是品茗的佳處，





讓那月影漸漸從湖面上走進在茶盅裏洗澡。

仰頭又是長天一色，看纖幻的奇景，

白雲下，明月旁，在瀟灑的太空飛舞一羣鸚鵡。

要不然到放鶴亭欣賞面前的梅花怒放，

也是一樣在你開卷的無垠增添無限清高。

「孤簪霽雪」〔註六〕的韻語是指着嚴冬時節

那北風飛白的一朝，不須多久時候，就叫

樓台白了，樹枝白了，山坡白了，不論他是

鮮綠，濃紅，全都化成一色，整個孤山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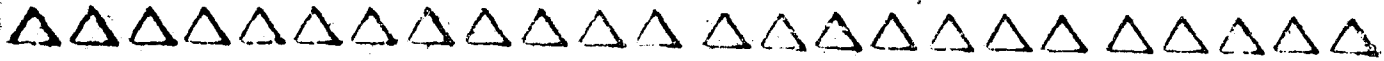
像一座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祇多了些

一眼望去較明亮的稜角與較灰暗的孔隙；

最是日光乍放的一霎那送了奇絕的景緻，

看呵，一塊金剛鑽在銀盤上面閃耀。





x
x
x

孤山的懷抱裏眠着許多名士英豪，
他們雖已死去，無論千年，百年，十年都好，
他們鐵一般的意志，黃金般的智慧，
與銷魂斷腸的情感，永遠夠人懷慕憑弔。
看那徐陳馬竺四位革命先烈的墓，【註七】
在日月光輝下一年一年永遠照耀；
滿洲皇帝伸出魔手砍了你們的頭，
你們的血，革命的血，剗把他的朝廷沖倒。
白居易蘇東坡二位先生優哉游哉，
曾使文藝精英來把湖山遍身薰陶。
如今眠在這裏，我們後生小子仍見
那虹彩一樣的才氣長在太空中迴裊，





還有曼殊大師你年紀青青的也在這裏

陪着前代的詩聖們整日來往嬉笑，

你在世上你落拓不羈的脾氣到處碰壁，

在這裏可以盡情地放浪，盡情地逍遙。

馮小青馬鞠香二位女士酷喜詩詞，

生前如此，死後見了你們當然引為同調；

再去西冷橋畔的蘇小小請聚會，

吟一首，彈一曲，伴狂，真醉，何等美妙！

x

x

x

佛國的西湖呵，在你名山之麓，有着

多少寺院，每當春秋二季，多少男女趕來拜佛！

我呢？我愛遊玩，來到了清澗寺，並不往

正殿匍匐，我眼望着玉泉這「魚樂園」。





看呵，那幾百尾大的小的五色金魚。

在清澈的水裏游來游去多麼活潑。

聽還有一條二尺多長的翡翠魚。

最有福氣，已把幾百年輕快地活過。

這大的年紀豈能說容易，必定由於

處在這清悠的環境，他的身心快樂。

憂心的人們呵，一天到晚儘是憂愁。

何不來到這洗心亭〔註八〕且清一清膏火！

附近有游泳池，這一個現代感覺的設備是有

許多健康的青年男女發狂似的來往爭逐。

在踏板上躍，空中畫了一道曲線，真叫圓滑，

在水面上仰着，俯着，浮沉，前進，也真靈活；

可是與池子裏的游魚相比較一下，



管叫你皺着眉頭空着急，你竟大大遜色。
他的動作是那樣的圓渾，美麗，柔和，
這都是大自然的巧妙，肉身豈能學得？

× × ×

龍井寺的旁邊有龍井，多少年前祇是
不見人跡的深山曠野裏一個無名之泉。

自從辨才和尚靈機一動給你造個神話，【註九】

你就一下子抖起來，升上了九重天。

那風流的乾隆皇帝與你也有龍緣，

給你穿上新的衣衫，高懸金色大匾。

你的窮苦鄰友也都沾了光彩，我們

一個一個出了名聲，這才叫做鷄犬皆仙。

於是滌心沼竟也以清澈如鏡著稱，



虎跑泉的清薄，一望到底像是真空。

幾片細茶葉，一杯水，在古色古香的茶盅裏

這就是人間稀有的一種神露仙液。

嚙在嘴裏祇是淡淡的一些兒甜味，

却深深地像一股什麼法力直貫徹心中。

在那小亭子裏隨意倚坐，迎看清風，吹來

泉水的美妙聲音，愈覺得會心的輕鬆。

我想濟顛大師在這湖上遍處留下縱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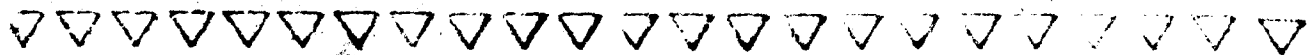
終則以這一處爲家，定是爲了這聖水的騰湧，

可是不斷地洗滌了塵埃，俗念，肉慾，

也洗滌了人世上一切愛惡的惺忪。

道寺裏的和尙可真沒有出息，天天他們

募化金錢還不滿足，又用泉水來把遊客盪弄。



立刻在我的心腔裏浮現溶合之美。

×

×

×

韜光寺在高高的烏石峯頂，面對着

鐵塘江的口外那廣大的一片汪洋那是海。

再望，再從遠遠的海去望更遠遠的那是天，

天是那樣蒼茫茫的浩大，天連着海。

等着，到了晚間，讓疲乏的月亮落在山後，

讓死沉沉的黑暗來把大地密密地籠蓋。

等着，奇景就要到來，注視着東方呵，

注視着剛才那遠遠的黑色的大海。

呵，看見了，從天外拋來了一道金線，

在那黑影子裏忽細忽粗忽去忽來。

跟着，一道兩道無數道的金線佈滿



在海面上，不斷地呈現，不斷地澎湃。
也不知是那一個時刻，金線裏又映着日影，
無數個日影浮沉着，一個個精靈古怪。
這時眼睛裏是黃金水銀那萬丈光芒，
一幅填滿了視界的宇宙銀幕塗了五彩，
那銀幕的下沿，那海面上又緩緩地露出一
一團火球，兩旁護衛萬乘，威武地爬上來
用那兇猛的光箭向肉眼逼射，我旋轉頭，
山下的地面抑依然黑沉沉的一帶。

x

x

靈應山麓的雲林寺，寺門口有四大金剛，
寺裏面有高大的雙字樓夠人仰瞻。
道旁是參天的樹木與妙意的亭閣，





這裏才不愧是西湖第一個大寺院。
整個氛圍又是這等清靜，每日清晨
殿角階石全在朝霧裏面隱約瀾漫。
記得小時我曾向着那五百尊羅漢，
一個一個數着，充備了喜悅的叫喊，
又幼稚地研究他們長的各種模樣，
這個怪臉偏又做出醜態，那個憨笑又似睡甜。
還有，神話的飛來峯像粗大的巨人，
滿身崎嶇，一臉怪紋，穿着襤褸衣衫。
下面蹲着彌勒佛，袒露了大肚子晒太陽，
旁邊一個一個伴隨着的是小羅漢。
從合潤橋走過，下面溪水澄清我心，
然後鑽進一線天去要見我佛參禪。（註十）



來到中天竺法淨寺，嗅着一縷香火濃煙，
多少善男信女合掌祈求，眼望佛堂。

來到上天竺法喜寺，是這佛國最上面的一層，
方頂，寶鐸，圓柱，石基，朱紅色裏鑲着金光。

進大寶殿，跪在白衣大士座下，就見

此處離開現實，浮沉佛海，湮沒佛洋。

我也曾在此寺閑居消夏，朝夕參謁

佛堂，聽木魚聲，聽唱經聲，飽飽享受佛光。

最是到了那傍晚的蒼茫的時候呵，

從山峯到殿前一片昏闇，祇見佛座小燈搖晃；

這時心頭萬般難受，熱淚在胸膛裏打滾，

彷彿失了邊際，是不可捉摸的的汪洋渺茫。



汪洋渺茫當中見不到希望的彼岸，

在這大時代裏，個人的苦樂繫於民族的命運。

所以三天竺的參謁歸來並未起脫了我，

我必須來瞻仰莊嚴的岳王廟與雄壯岳墳。

呵，清幽絕人的墳園裏眠着越烈的烈的

父子二人，是我們最尊崇的民族之神。

白牆上的「盡忠報國」四個斗大的字

是民族的正氣，也是宇宙之間永不昧的精神。

我們的英雄雖然被謀殺，這精神却不死，一直

貫徹了八百年的人心，驚醒了四萬萬的靈魂。

我還忘記不了翊忠祠的二位先生，（註十二）

一位是義憤的小職官，一位是忠良的小百姓，

你們尙且知道掃除漢奸彰揚忠烈，



怎不愧煞那班自命爲國家棟樑的朝廷大臣！

看呵，如今歷史又在重新扮演一遍，

我們的敵人是更兇猛的更殘忍的金兵，

還有無數個比秦檜更陰毒的奸人

在我們營陣裏窩藏着賣國的野心。

呵，岳將軍，我們祇有踏着你的血跡前進，

才能在這生死關頭救了我們民族的命。

x x x

環繞着西湖的還有大小許多山峯，

山峯的氣魄又不同，處處仙氣最多。

我先登上了寶石山，華貴的寶石山，

呵，你山中雖沒有寶石，你却比羣山闊綽！

——這是你靈性的隱匿，最靈文雅，最靈文雅，

不希罕名利，不熱中勢燄，也不嫌寂寞，
終日裏你看他總是那樣的瀟灑，怡然自樂。

× × ×

自從雷峯山上不見了矗立着的雷峯塔，
多少人對於那往日的雄姿惆悵懷弔！

者曾給這湖上添了「雷峯夕照」當夕陽照在
你全身，就見一支紅色光輝在湖空中閃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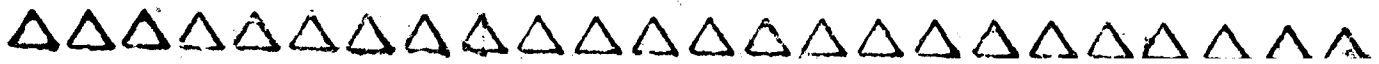
而且你與那保叔塔相映對照，才使

湖山組織成爲一個整體，南北和調。

人家說你塔裏住的是一位白姑娘，〔註十三〕

關於你的神話真是最有趣，最豐饒。

你神祕的塔呵，你使這湖上充滿了神祕之美，
你倒了，這湖上失掉了多少美，愈見枯燥。



你給姊姊是那一箇「~~不~~」不免孤單，
幸而她的環境未曾變更，身體也好。
在滿山的草莽荆棘當中，茫然聽得
遠遠傳來鐘聲，一團一團縈繞山腰。
又見夕陽抹在高高的山峯邊，顯出
沒有氣力的虛弱，一日的光芒盡消，
像一個歷盡顛簸的老人蟄伏那裏，撫捫
心底的深刻的傷痕，沒有一絲歡笑。
繼又聽得鐘聲幾下，較急速較沉重，
是催人把紅塵趕快看破，俗念一齊拋掉。

x

x

x

當桂花香遍了滿覺隴的中秋佳日，
採桂的人踏上尋仙小徑，攜着古松。





不知不覺之中走上了起伏的石屋嶺，
在嶺上深一探螺形的幽邃的石屋洞。
洞後面還有洞，是蝙蝠洞，裏面祇見
一陣一陣吹送過來無緣無故的風。
又不多路，水樂洞口寫着「清響」二字，
洞裏那清泉的聲音像輕擊着金鐘。
前走，又爬上煙霞嶺，沿着曲折山坡，
眼望着佛手巖，上面五枝石筍高聳，
十分秀麗，十分挺拔，憑這模樣才能擁抱
那神仙的住處，那個美妙的煙霞洞。
雖然洞壁雕刻佛像，當中供奉佛座，
可祇見飄飄然的仙氣不絕地洶湧。
呵，別忘記煙霞裏的晚霞夠多銷魂，





或是天頂上有雲彩，映着月色朦朧，
看那山峯上的松林又是多麼幽深，
一定少不了奇怪的清風，去無蹤。
我若是個非 的人，清風會來接我，
接我去到一個無名的島，做個仙翁。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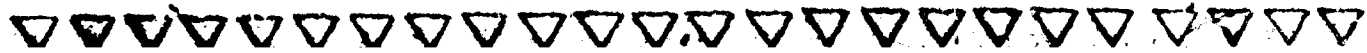
x

九溪十八澗是美麗的小溪，蜿蜒在
一條花紅草綠的漫無盡頭的山谷。
這裏是世外的小天地，一切凡俗的
討厭的事情都不能停腳，一齊趕出。
祇有大自然的美妙交響使人忘情，
看，少女們多麼自在地在溪水裏濯足；
往來小徑穿插花間的男女們也都是





像一羣小孩子天真活潑地跳着舞，
一陣陣放浪的笑謔與高亢的歌音，
瀾漫了這片園地。填塞了滿山滿谷。
近旁的楠木嶺却無這等鬆鬆，那裏
深林竹蔭沒天頂，不見太陽吐露，
終年灰沉沉的暮色陰天一樣，還有
淒寒的風打天外吹來，伴隨着濃霧。
小橋下的溪水流過石頭中間，與
漫山的野蟲把淒人的音樂綿綿地奏出。
理安寺的門前，有小亭，有橋欄，供人休息。
可是這處處陰森恐怖誰耐得住？
森林裏祇見三兩個和尚，禿頭寬袍，
隨着風聲，隨着樹影，緩緩地在履步。





x x x
登高峯來遠望廣大的立體的景色呵，
不，南高峯的尖頂，就登北高峯的尖頂
不怕山是那麽樣高，三十六個灣坡，
一步一步走上幾千級峻峭的石磴，
一心一意祇盼早早脫離這個平面，
伸入太空，翻一開眼界，爽一爽心神。
看看灰白的湖水，看看浩蕩的江水，
看看一粒一粒在水面上的遲鈍的小艇。
看那汽車在白雲條上蠕蠕地行進，
平日那橫衝直撞的猛姿如何喪盡？
那灰瓦白牆的一片，長方形的一片
就算是千家萬戶的杭州城的縮影。



可是也別忘記了那一雙峯插雲，〔註十四〕儘有無數個珍貴的美景在這山峯的本身。

試一試看，來到洪春橋畔仰頭觀天，這兩個高入雲霄的尖峯就像是天門，兩旁的玉闕，還伴着層層疊疊的雲彩，浮來浮去，變幻無常，遮掩了那天庭。靜靜地，等待着，在橋畔的小亭，如要睜開大眼看一看天庭裏面的究竟。

x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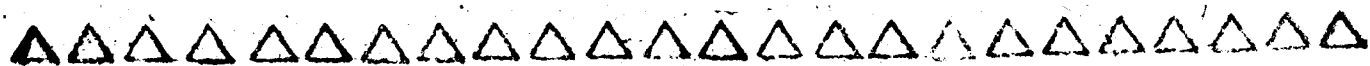
衆山在湖的四周圍盤繞終究是歸宿於一個五雲山頂，這最高最高的峯尖。南望浙東的山地，沒有盡頭的山地，真大山脈一串一串在漫長地綿延。

東方又有二座大山，像門神一樣地看守
山外那一片的汪洋，一眼沒個岸沿。
回到頭來，來望環湖的山，可別再提，
一個個竟像是小饅頭擲落在下邊，
當中還擺着一個白光光的小盤子，
也許盛着一掬的水或是一把的鹽。
呵，整個的大地都在我的下面，覺得
這個宇宙的長與闊也實在是有限；
對着那片雲彩呵一口氣，我就立刻
變成一個巨人，這玩意兒真賽過神仙。
下山時再去那雲棲一轉，在竹林裏
渾身是濃深的綠影，陣陣清芬撲臉，
也把我的心靈洗滌一番，像聖潔的



濃濃的悶人的一層霧氣，逗留在湖面上。
年邁的高山倦臥着，樹葉兒也晒得焦黃，
聽不見蟬哥兒躲在草叢裏熱得直嚷
呵，這大熱天，家屋裏的有閑人耐不住
男女老小喚隻划子到三潭印月去納涼。
在那樹蔭底下，船靠攏，大家睡一覺，
就把剛才那難忍的苦熱通通拋忘。
太陽落山，清風開始從山頭吹過來，
又是年青的男女捉對兒游夜湖的時光。
雙雙佳侶倚靠在水上的沙發，迎着
一陣陣的湖風，臉面的涼快，心神的清爽。
不一會兒，熱鬧的市廛已落在背後，
看天，天上沒有一粒塵埃，有清明的月亮。





「喂，船夫，此刻多風涼，我們不要上岸，就把這隻船停在這裏這裏是湖中央。」

於是，月光下，船夫在船頭打着呼酣，

他倆也緊緊地樓抱着一直到天亮。

這時若有興緻在湖面上巡邏，就見

一隻隻拋鏽的划子，一對對沉醉的鴛鴦。

x

x

x

我是孤另的一個人，孤另得不耐煩的時候，

就也在這湖上，隨處漂泊，舒爽我的心情。

若是興緻來到，就向船頭那默默的

老頭兒尋友情，輕輕地挑動着琴音。

「喂，老頭兒，今年格外熱，熱得氣都透不出，

那末，你們撐船的生意總也比往年盤？」



「奧階，先生，我是有苦說不出來，肚裏明白。」
果然風乾皮皺的老臉上開有了表情。

「西湖的划子一年一年多，現在有毛一千，
現在做生意也要靠競爭，船要沙發，人要伶，

「黑心的船夫兜上了瘟生客人固然賺煞，

我不像他們，我總是老老實實，要對得起良心，
「我也不會活搶活奪，窮兇極惡，甯願

少賺一些，總要主顧稱心，酒錢也隨主顧高興，
「今年夏天來說，我划個通夜也不過一隻洋，

船老闆拿去了六角，我祇到手四成。

「我屋裏有姆媽，有老婆，大兒子出門去，
剩落媳婦孫子孫，兒靠我一個人。」

沉默的空氣裏，一片烏雲緩緩地把月亮遮掩，

也遮掩了憂苦的老臉上那水汪汪的淚晶。

x x x

又一個仲夏夜，我又來到湖上消遣，

這回，船夫是那樣的年青，他先透過聲音：

「先生，要不要划你到大華飯店【註十九】旁邊，

那邊頂頂酷熱，有囉小調兒的女人」。

我望着那一座霓虹牌樓下面，晃動

一羣船首的紅燈，與妖女嘴唇一樣的紅燈。

「還是，還是把我划到湖當中去，不然

就划到那一只黑暗的角落去，我喜歡清靜」。

「噢，先生，真稀奇，年青青倒喜歡清靜，

我想先生一定是學堂生」。好狡猾的嘴唇。

「先生，我直直爽爽不瞞你老人家說，



就是學堂生也有一些是不守一分。

「記得上回子，一對學堂生，一男一女，在船上抱牢了親嘴，還要閉了眼睛。」

「噢，那回子還是在日裏，太陽晒在頭上，也不怕我看見笑他們，我倒替他們難為情。」

「聽說三潭印月的竹林裏，也是一對，我真不好意思說出，那裏沒有電燈。」

「先生，現在的人真不要臉，愈來愈不像樣，先生真真是個好人。」好狡猾的嘴唇。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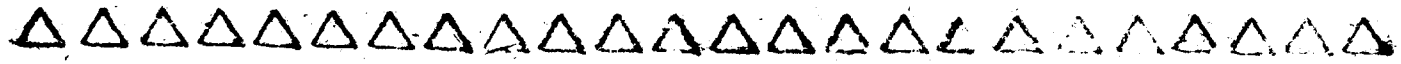
x

這年輕小夥子愈說愈長，還沒有停，

我已經對着月光漸漸走入了夢境。

這是一個噩夢，我渾身不住地顫動。





正是大黑夜裏到處鬧着鬼怪妖精。

整個的湖變成了血污水，還有死屍般的

白沫濺在天空把那孤山也翻了身。

我着急了，急着睜開眼睛來看，可是

西湖却又不曾有個動靜，我才放心。

這時，夜已深，賣唱的姑娘都已散盡，

對岸那繁華的一帶也消失了燈影。

湖呵，儘管多少下流人們，來沾污了

你的清白身子，傷了你的純潔的心，

現在他們散了，他們被夜之神驅散了，

你呢？你還是那麼樣冰清，愈加冰清。

呵，我們仰慕你，我們仰慕你冰清的可敬可愛

你安慰了我的心靈，撫捫我心靈的傷痕。



我知道多少人爲你顛倒，向你獻媚，
可始終得不到你的真心，你的冰清的心。
雁恨月夜不能長留，晨曦已在醞釀，
暫且與你作別，我悵茫地走進了城。

x

x

x

西湖之城呵，你美麗的都市，你不尋常，
你有着一串那珍貴可愛的羅曼斯。

人家對你稱讚：「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你天堂的名聲已經傳遍了人間世。

歷史上多少大都比你繁榮，比你闊綽，
都是一個一個衰敗下去，冷落要死。
你却歷經各個時代，始終不屈不撓，
保持了你的美，依然是最美的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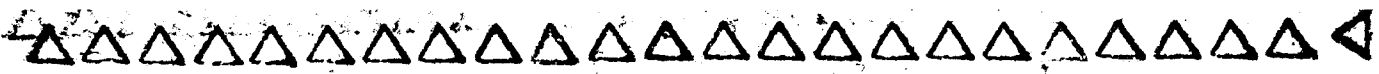
你的住民也是最豁達的最快樂的，
男的女的都是天性裏面沒有厭世氣質。
笑嘻嘻的轎夫抬着轎子輕快地走，
那張紅潤的臉面誇耀無愁的心思。
街頭巷尾也充滿了一串串的笑聲，
不景氣在這裏似乎是陌生的名詞。
他們不願冒險，不善投機，不會自殺，
也不希冀雄厚的資本，百萬的家私，
隨便世界變成個什麼樣，全不相干，
他們祇求保持着平和愉快的身世。
他們就少豪爽的胸襟，慷慨的氣魄，
連累了你，你僅是一首中世紀的抒情小詩。

x

x

x





尤其是臨湖的一帶，柏油馬路，樹影婆娑，
一座一座立體式的高樓，最新式的洋房。

城外的市廛有幾萬，並不怎樣興興，
祇有拱宸橋是尋花問柳的神祕之鄉。

城裏城外有七十萬人口不能算少，
聽說南宋時候曾有過百萬的興旺。

如今呵，却是杭州人不能進杭州城，
隔着錢塘江憧憬昨日溫暖的印象。

x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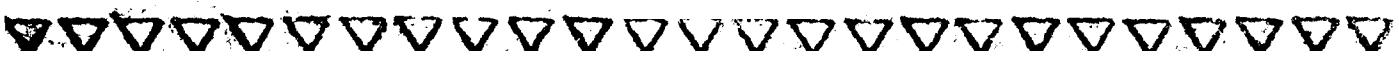
呵，想起了俚在你的懷裏是多麼甜蜜
沒有我們一般都市裏所有的臭味。

北平是暮氣沉沉，青島是單調死靜，
上海是個鬧場所叫人不能安睡。





你有快車高樓柏油路的物質文明，
也有大自然的景色一片清悠明媚。
這裏，諸種色相是調和統一與勻稱，
人們在靈與肉上面都得了落位。
小巷裏的巨宅圍着高高的封火牆，
院子裏清靜得好像一盪碧綠的水。
窮人家住的是不着漆色的木板「樓房」，【註二十四】
獨門獨戶也沒有同院合住的累贅。
月薪階級儘可以租一幢弄堂房子，
白壁玻璃，一樓一底，一妻一子，意滿心隨。
賃商舖宜却在翻滾那些清靜地段，
置有別墅。左面是花園，右面是球場，倚山靠水。
西冷橋畔的西冷，南山路上的大華，【註二十五】



西冷橋畔的西冷，南山路上的大華，（註二十五）
是兩俱大飯店，餐廳，浴間，隨處都有現代的室，
一對對挽臂摟腰的旅人倦遊歸來，
歪倒在席蒙斯的軟榻就呼呼大睡。

x x x

你又善於烹調，樣樣菜肴清淡可口，
沒有冀魯的濃鹹。沒有川湘的酸辣。

樓外樓杏花村出名的醋溜魚不可不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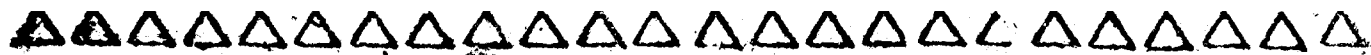
還有玉順興的魚頭豆腐，德陞館的三蝦。

薄寒的秋風一起，肥大的湖蟹上市，

狼蟻也好，博帶也好，吃得一樣不剩些渣。

江鱖湖鱖本分了春秋二季的鮮味，

考究最多，未下箸須先辨一辨真假。



還有三錢樓的湯包，五芳齋的湯團，功德林的銀絲花捲，都是精美點心，可以伴隨午茶。

說到飲酒，杭州人的酒量着實不錯，頓頓要有碗陳陳，一碗遠年，才算得是風雅，

二十年前有一家單和美，生意興隆，雖然盛極而衰，却留下不少醉仙的佳話。

如今小酒店的門前，仍然時常看見

洒脫的酒客，不整的衣冠，堂倌們不敢得罪他。

杯箸放在櫃上，不用坐位，這是「吃櫃台酒」，祇須一塊豆乾幾莖鹽齏就把酒下。

買醉的人呵，應該看榜樣，祇要酒好不問價錢，不問配菜，不問那個店家

■ . . . ■



多少表現藝術的建築，紀念史蹟的墓碑。

文淵閣的國庫全著，記載五千年的

文史哲理那光芒逼人的民族智慧。

專家學者在此精鑽玩味，不忍離去，

白丁文盲也覺學海浩瀚，心忤意迴。

省立圖書館，巍巍的建築，高高的石級，

尊嚴，高遠，你該相信求學才是個累，

你得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忍耐，忍耐，

九十九次失敗加上一成成功機會。

還有，浙大與之江（註二十六）是兩個最高學府，

也是西湖文化的兩支大流匯，因為

幾多許年來此接受洗禮，願將智識的血

噴洒在湖水，化合在一處，生出光輝，

幾十年來，那光輝照耀着這「美麗的城」，
像一羣不昧的慧星在天空中交會。

x x x

古代的光彩還不夠，我們還要來把
二十世紀的燦爛一齊都洒在湖上。

於是第一個浪潮呵，打在孤山一帶
修造一座不夜之城，燈光輝煌，水影波晃。

發揚西湖文化的，彰顯湖藝術的
盛大的西湖博覽會〔註二十七〕就在這裏開張。

西湖，不是專制王遊幸的御花園，
不是有錢人們徵逐聲色的娛樂場，
她如今公開於全個世界，要叫大家
認識她的美麗以及她的藝術之光。

也難得了她非凡的天才，她博大的智慧。

她對古今人類所貢獻的一切地方。

看呵，多少人們歡躍地來這裏參觀，

他們對西湖的前途抱了無限希望。

他們忘記了什麼國界，忘記了彼此競爭，

他們一心一意要替西湖增加榮光。

呵，博覽會雖然已經閉幕，他留下的

功績，在現在，在將來，真是沒個限量。

他給西湖劃了一個新的時期，織成

一串汪洋浩蕩的永無窮盡的希望。

x

x

x

第二個浪潮呵，打在湖畔一個廣場，

要掃除文弱的風氣，播送力的精神。



國民革命的新中國的第一次全運大會，（註二十八）
伴着潮的明媚風光，在這裏奏起了戰的聲音。

來自二十一個省市，集合兩千健兒，
不論來自何方，都是百戰百勝的生力軍。

海外的僑胞們也都選送優秀子弟，
踴躍參加這個盛滿的英武的大營。

他們不怕關山阻隔，不怕萬里跋涉，祇要
祖國同胞都能認識他們一片丹心。

看呵，這兩千健兒是多麼活潑輕快，
四道上勇敢地衝鋒，球場上勇敢地陷陣。

還有許多少女，襯衫短袴，跳躍歡叫，
誰說咱們閩中女兒都是輕風不勝？

這次大會的精神震動了每個黃帝子孫，



從山海關沿着太平洋岸直到廣東。

燕趙的慷慨悲壯，百粵的精練强悍，

西伯利亞的堅苦，神與歐美的文明風，

都將移山倒海而來會合這裏，掀起

一個新的狂飈，迴蕩在西湖的上空。

那末，這就不祇是一個遊樂園地，

也成了一座萬人景仰的文化山峯。

山峯旁邊還有不息的經流的狂流，

來自大江南北，灌溉了中原的西東。

這五千年古國怒吼一聲，他要抬頭。

也許他的革命猛姿就從這裏發動。

龍呵，西湖如果竟能這般驚天動地，

龍溪也。你聽聽這了不得，莊嚴一聲人面如中。

呵，我親眼看見的三個浪潮，小小十年，竟使
你湖上的光景有了多麼大的演變！

我這半個半喜的心，發現一個奇蹟，發現

你這奇蹟，當然對你我是愈加依戀。

我睜開了眼睛，緊緊坐在你的身邊，

一天一天期待你更燦爛的明天。

後來，人家把你比做西子，說你風流，

說你祇會抹上脂粉，賣弄狐媚的臉。

我可不信，我早看見那些智慧菓樹

一株一株連根帶芽往你這裏栽添，

還有文化的工匠，藝術的門徒也都

一批一批身帶無上法寶從你這裏移遷。

你既天生秀外慧中，決不會永遠埋沒在
泥土裏，你有偉大的前途，光明無限。

我自信沒看錯，也敢武斷地說你是

一個活神仙來到了人間，雖然嘗遍

多少代魍魎魍魎的凶暴與侮辱，祇要

上天有眼，大眾有眼，你終究要升天。

湖呵，你升天吧，你帶着你一夥知己好友

直上那高高的青天，從此永壽延年！

x

x

x

上青天嗎？不，不，不會上到青天，就見

東海之濱掀起了狂熱的全民抗戰。

湖呵，你還在半空裏，在半空裏逍遙，

那遙遠的北國傳來了大聲的怒喊。

呵，不止是怒喊，而且是壯烈的血鬥，
在你身旁又爆發了八一三的砲彈。

滿城風雨，人山人海，大家心驚肉跳，望着
你走上了一個非常的不幸的階段。

跟着上海英勇戰的展開，不斷傳來

濃重的火藥氣息，就把全湖全城來瀰漫。

大眾的心弦也緊了，頭頂上面落下

敵人無情的炸彈打在美麗的堤岸。

可是炸彈愈落愈多，失去了恐怖性，

飛機嗡嗡地在天空，不當做一回事，誰也不管。

壯丁上前線拚命，婦孺在後方也都

慷慨出錢，搶着做事，要多多地流汗。

並且要防範奸的活動，要對那些

不識字的勞苦大眾加倍鼓勵宣傳。

呵，人人摒絕了自私，人人是爲了國家，

這是破天荒的不分階級的大動員。

×

×

×

呵，我悲哀，我極度地悲哀，這青天裏

好好的爲什麼又傳來了一聲霹靂！

不忍相信又不能不相信的消息呵，

像冰雹打在頭皮，像尖刀刺在心底。

大上海三個月的血洒天空的奇蹟，

雖曾經激動了人心，把戰聲傳遍了大地，

奈何竟又中了敵人的迂迴的詭計，

三百萬的同胞終究被困在孤島裏。

這湖畔的空氣忽然變得這般淒絕，

迴蕩着指望直搗黃龍的熱心人的嘆惜！

「乍浦登陸了！」「嘉興失守了！」什麼麼

滬杭道上一日三驚，都知一寇氛近逼。

這湖畔的風聲忽然變得這般極。

透露了肩負身家累重的憂心人的焦急！

嘆惜，焦急，你美麗的都市終究不是

戰略據點，爲了最後勝利，先得把你放棄。

看呵，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辛苦的民衆們，

成千成萬，扶老攜幼，踏着大軍足跡，

悲酸地，沉痛地，離開了心愛的湖山。

從此失去輕柔溫暖，去那陌生角裏。

x

x

x

呵，我悲哀，我極度地悲哀，這陰森的前夜，「註三千」



毀滅的氣氛裏祇見淒風苦雨交作。

轟的一聲，錢塘江上的浪花飛滿天，

橋身炸成了幾截，橋墩也少了一座。

矗立江邊的水電廠那觸目的高屋，

頃刻間不見了影像，一齊化成灰末。

黃沙般的江水仍然是悠閑地流着，

可是岸上景物全非，祇見無際的殘破。

往日的容色呢？往日的神采呢？那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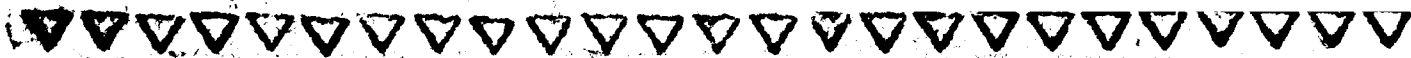
這座浪漫的古城呵，墮入了苦痛的沉默。

那些留下的人們，那些窮苦的人們，

小心地惘然地等待那將臨的災禍。

三兩個失魂的人兒拉着空車，無論拉到

那一條街，那一條巷，還不是一樣的冷落！



馬路上的光線漸愈幽暗下去，祇剩
幾片臘燭心與無情的小雨點對酌。

這時，遠山峯消失了最後一絲碎陽，
滿天灰沉沉的也還不見一粒星朵。

祇聽見幾處教堂的鐘聲一齊響了，
就是這座古城的喪歌，不忍聽的喪歌！

呵，我悲哀，我極度地悲哀，你竟淪陷！〔註三十一〕
在二十四日這一天，一羣有組織的劫盜

像潮水一樣地闖進了這座古城。

排成隊伍，分三路，先在大街上眩耀。

他們的槍尖上還抹着未乾的血腥，

腰間那閃亮的是一把殘忍的刺刀。

騎在馬上的頭目，小鬚下面一張大嘴，

兇惡的眼睛，驕傲的眉毛，一陣狂笑。

笑得那癡醉醺醺的不可一世，還向

同伴們頻頻誇耀自己的功勞不小！

小嘍囉眼釘着路旁的輝煌的商店，

心花怒放，不期然地彼此都說「這裏好」！

反正見了財寶動手，抓到女人玩弄，

管他媽的什麼「皇軍」招牌，什麼正義人道！

大旅館裏已經佈設了司令部，騷亂

堂皇，還透露着刺耳的瘋狂的歡叫。

一會兒，大頭目傳下了令條，寫着是

「特准大小三軍，自由行動，隨意玩鬧」。

當然啦，隨着是恐怖的大騷擾，又在

圖處的馬路口架上了機槍與沙包。

x

x

x

啊，我悲哀，我極度地悲哀，在空中的
一片火焰已經三日三夜還沒個熄。

火光中晃動着一堆猙獰面孔，也照紅了
吃人的眼珠一對對全都像是兇鱷。

伸出毛粗的手翻箱倒櫃恣意搶掠，
人人懷裏盛滿了綢緞金飾與玉器。

幾百年積蓄的富麗與繁華的街市，
就這樣的一日燒去，不剩一些渣皮。

牆角裏有家財萬貫的人，一個一個
眼望着餘燼，眼望着灰末，不敢哭泣。

那些頭目自有另外一套，在大街上

一輛一輛的大卡車到處搬運東西。

更拿着詳細的一個清單按戶強索。

祖傳的古玩名器，一切的珠玉珍奇。

經過洪楊光復二次變亂而僥倖存在的寶物。

頃刻間捲入了將軍府上百寶箱裏。

貪婪的海盜們還不滿足，藉口經濟統制，

除下家屋的鐵門門，摘取窗櫺的銅鎖皮。

搜去鈔票銅錢換給你不兌換紙幣，

更搜去子家家戶戶最後的一粒米。

X

X

X

呵，我悲哀，我極度地悲哀，這古城裏
堆滿了死屍，滿溢了鮮血，殺氣薰騰！



是強盜的仇敵，一個一個喪了性命。

在那荒涼的殺人場，站着一排排的活人，

在一串連珠的槍聲裏消逝了形影。

還有一個最驚心的報告，說強盜逼大家

一人掘一坑，坑要深深的，比人身還深，

轉眼，一個一個都被推下坑裏活埋，

活埋在他自己掘的那個深深的坑。

那些青年學生更是不幸，一批一批

送進那吮人脂血的公庭，夜半受審，

用最殘酷的刑具逼出你愛國的口供，

最後在屠刀下，一個一個決不僥倖。

街上儼剩的是駝背彎腰的老頭子，

還有一些蹣跚的丐婦不斷地呻吟。





雖然也有些壯年的人在街頭搖擺，

他們是盡了漢奸的責任，方才苟全性命。

呵，善良的同胞們，你們都是有用的。

都是捍衛國家的精兵，竟無抵抗地被殺乾淨！

x

x

x

呵，我悲哀，我極度地悲哀，聽說多少

母親，女兒，親愛的姊妹們慘遭異類姦淫。

六十歲的老婦，七八歲的黃毛丫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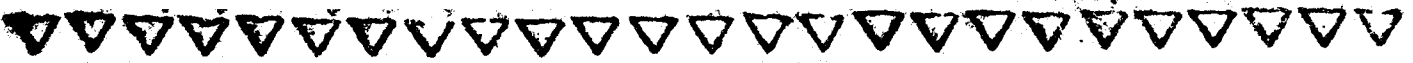
都免不了利刃般的蹂躪，粉碎了心。

到處是披散了頭髮的，蒼白了面孔的

一個一個赤條條的被傷害了的婦人：

呵，毛手在摸弄她的肚子與大腿，

腥臭的口涎就滴在她含淚的眼睛；





呵。我悲哀，我極度地悲哀，家家戶戶
掩着門扉痛哭，痛哭他們被劫去的兒童。

這些乳臭未乾的孩子們，腦子裏面

沒有什麼意識，一半天真，一半懵懂，

運載到盜窟的島上去受麻醉教育，

上不了幾年就是人家人，爲人所用。

留在島上製造槍砲，一天十六小時工作，

或在掠奪戰中担任衝鋒，填塞砲筒，

聽從兇惡盜首的擺佈，抗起骷髏旗，

渡過深廣的大海洋，來向祖國進攻。

他們的父母若是還在孤城裏掙扎，

也許就死在親住子的野蠻的手中。

呵，狠心的海盜，要鯨吞我們的國家，



竟還要絕我們的後代滅我們的種。

可是，可是四萬萬人的生命力最強，

無論你的手段怎樣巧妙，怎樣毒兇！

看呵，在青天白日的光明大地，又有

無數壯健的兒童，而且是聰俊英勇。

他們嘹亮地唱着民族抗敵的歌聲，

大家捏起了小拳頭，都要做蕩寇的先鋒。

x

x

x

呵，我悲哀，我極度悲哀，魔手伸向

每個人的心底，製做精神上的戕傷。

也把這古城的文化，民族精神所依附的文化，

不問是那一種文化，完全都要掃蕩，

反正要叫這些刀下順民目不識丁，



永遠是瞎子，在黑暗裏面東摸西撞。
不然的話，也叫這些順民遍身麻木，
把報國的熱誠拋棄，把復仇的志願遺忘。
兩個最高學府當然首先加以破壞，
圖書館的庫房也被全部搬運精光。
又打爛了革命的紀念塔與民族英雄的銅像，
不叫這些可怕的「刺激」映現在大眾心上。
書坊裏的一切都要嚴格檢查，祇許
笑林廣記今古奇觀照舊放在店堂。
另外，却有新的報紙，新的刊物，散播
強盜的治國方針，「皇軍」的道德文章。
奴化教育政策跟着就來，教科書裏不見
國史，不見民族歷史，不見一絲光明。



還要逼着學習他們的文字，他們的習慣，
看呵，街頭巷尾充滿了刺目的異國風光。

× × ×

呵，我悲哀，我極度地悲哀，這城市的
陰溝裏竟藏着這許多無恥的漢奸。

從前，他們在青天白日下銷聲匿跡，
今日，他們在烏煙瘴氣裏一齊出現。

他們跪在盜夥馬前，畏縮地，卑賤地，

口稱歡迎「皇軍」願將一切一切呈獻。

願做陣前的奸細，探聽消息，帶引道路

願做地方的歹民，供應糧食搜括銀錢。

爲了一家老小平一無事，就把萬千

同胞的罪過送到惡魔的屠刀之前。

爲了自己妻女不受凌辱，就把多少

良家婦女押送去陪伴盜賊們接眠。

他仍組織了「地方維持會」大家可以

和平秀賊，隨時把做惡的方法貢獻。

昔日的街頭小痞三，走江湖的無賴，

此刻竟也身居要職，看他氣能冲天。

他們儘管在小百姓頭上作威作福，

對着那些小小盜伙却必堆下媚臉。

這些衣冠禽獸啊，貪圖一時的榮華，

甘心賣祖國，甘心做奴隸，遺臭萬年！

x

x

x

啊，一片的血腥，屍骨，瓦礫，灰燼，垃圾，
啊，到處是殘忍，兇暴，奸毒，哀痛，慘苦。

湖呀，你憔悴，你沉默，你一定在推怨

昔日好友把你剩落在惡魔的手裏受苦。

呵，湖，你莫抱怨，你莫悲哀，我告訴你。

人們決不能忘記你，決不能那樣的糊塗。

他們有的漂泊在天邊，與命運格鬥，

有的拋妻棄兒勇敢地走上了征途；

有的在呼籲無門的病痛窮苦裏死去，

有的在鬼哭神泣的沙場上血濺屍骨。

無論他們是生，是死，是平安，是苦難，

你總是他們心魂中永不忘懷的舊故。

當年，他們也許都是來自外鄉的人，

也許在遙遠的那個家鄉還有兄弟與父母，

可是一住下就生了根，捨棄了家鄉，



願與你一輩子快快樂樂地一起住。

誰料到這次的暴變竟逼着大家走，

回盼那山峯塔影，真有無限的愁苦。

祇要羣魔一旦竄去，我相信，都願意

立刻生了翅膀，飛回了你這個樂土。

x

x

x

湖畔堤上怎不見輕鬆愉快的人影？

湖面山頭怎不見悅耳洗心的風聲？

呵，這裏僅僅是一團骯髒的死水，伴着

一座被暴風雨掃蕩了劫後的死城。

任你走上那一角落，是斷垣，是殘壁，

沒有語聲，沒有呼吸，一切都是死潮！

可是死靜不能長久，終究蘇醒過來，





萬物不能滯停，在循環的運行裏面永遠生存。

正如泥土裏的種子埋沒不久必發芽，

豔麗的花朵凋謝後自有新花吐露芬芳。

任這烏黑的雲塊一會兒飄遊過去，

寄生空氣裏的污濁也要澈底澄清。

湖呵，那末，你的好友就仍回到你的身邊，

你湖面上也就恢復那一片的清瑩。

人們一個個向你吐訴別後的酸辛，

你也得輕輕地奏起一支孤苦伶仃。

話已盡，曲已終，彼此抱頭痛哭一場，

把各人心底的淚痕洗去乾乾淨淨，

那高高的初陽台上竟見一輪紅日，

正在吐射出萬丈光芒，緩緩地上升。



【註一】清咸同間，太平天國起義，打進杭州以後，把湖上的寺廟付之一炬，人民也都逃散，湖上一片殘破。

【註二】蘇堤從前栽有楊柳，千條萬縷，搖曳生姿，尤以晨光初放，宿霧未逝的時候，最為動人。所以「蘇堤春曉」列為西湖十景之一。及因柳性宜水，其色如煙，煙水空濛，蕩漾可愛，所以元人景目中有「六橋煙柳」一目。

【註三】「花港觀魚」是西湖十景之一，引湖水於一小池，蓄魚，旁建小亭，中有清康熙帝的御筆石碑。

【註四】楊公堤在裏西湖西岸，與蘇堤相對，明楊孟瑛所築。建有六橋。現因一邊湖水淤塞，堤的原形完全消失。

【註五】「湖心平眺」是清雍正時浙督李衛所擬定的西湖十八景之一。

【註六】「孟山霽雪」是元人景目之一。

【註七】徐錫麟，陳伯平，馬子畦，竺紹康，四位烈士都是因革命而為清廷所害。

【註一八】亭在魚池旁邊。

【註一九】宋元豐時，辨才和尚說道井中有龍，建亭井旁，念咒，傳說就有大魚躍出，於是龍井之名傳遍湖上。

【註二〇】一線天是一石洞，洞頂有孔，望見天空，俗傳有福氣的人可以望見紅色佛身。

【註二一】謝忠祠祀宋殿前小校施全與平民劉允升。當岳飛被陷下獄，施全憤而謀刺秦檜，不成，被殺。劉允升因上書爲岳飛伸冤，也被秦檜所殺。

【註二二】傳說晉葛洪曾在葛嶺煉丹，現在嶺上煉丹台與葛仙庵。

【註二三】民間很流行的一個神話，說白蛇精（白娘娘）因水淹金山寺，淹死許多善良百姓，獲罪於天，被禁於雷峯塔。

【註二四】南高峯與北高峯相去十餘里，清康熙帝在位兩峯中間之洪春橋畔，建一亭，置御筆「雙峯插雲」石碑。

【註二五】西湖小船俗稱「划子」。

【註一六】「刨王瓜兒」是杭州土話，等於「敲竹槓」。

【註一七】春季是西湖最繁盛之時，各種生意都在這時最是賺錢。到了冬天，是西湖最冷落之時，各種生意都得賠本。「三冬靠一春」就是說一個春季的收入要供三個冬季的開銷。

【註一八】「格」應讀ㄍㄛ，是杭州土話，意思是「這等」，如「格好」就是這等好，「格難」就是這等難。

【註一九】大華飯店的飲冰處是在湖邊，是夜晚消暑之一佳地。賣唱姑娘都乘在划子上，停靠附近，兜攬生意。

【註二〇】城隍山又名吳山，在杭州城內的西南角。

【註二一】機坊是手工業的一種現象，業主在家中置幾架木機，雇人織綢。這種機坊在杭州很多。

【註二二】滬杭甬鐵路杭州車站附近的區域叫做「城站」。

【註二三】杭州 內西部臨湖一帶，清時是滿洲駐防營地。革命後，於其地築馬路，建新屋，是城內最新式的區域，俗稱「旗下」。

【註二四】「樓房」通常是一上一下的，全用木板建築，與滬上所謂弄堂房子不同，這是中貧人家的住屋。

【註二五】西泠飯店與大華飯店是杭州最摩登的兩個旅館。

【註二六】國立浙江大學（有文理學院，農學院，工學院）在杭州城裏，私立之江大學（現僅設有文理學院）在六和塔畔。

【註二七】民國十八年，浙江省政府開西湖博覽會於裏西湖與孤山一帶。

【註二八】民國十九年，第四屆全國運動大會在杭州舉行。

【註二九】錢江大橋，於民國二十三年冬動工，至抗戰發生後方才完工，工程非常偉大。

【註三〇】杭州陷落之前景的光景，多根據東方雜誌三十五卷第二號「杭州陷落之前後」通訊中所述的。

【註三一】據東方雜誌時事日誌所載，杭州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失陷，根據新城脫險的友

人相告，二十四日上午十時左右，大隊敵軍由狼山武林清泰三門進城，此說似較確實。至於失陷後的情形，都憑報紙所載，或則由友人處盡量打聽所得，好在作者是寫詩，非記賬，不必註明每一項事實之證據。

有 所 權 版

古 國 詩 藝

袁

西

湖

主 編 者

徐

仲

年

著 者

杜

蘅

之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片

正

中

書

局

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總 經 售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一 月 初 版

角 五 元 一 價 實